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烈马狂生

下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金康深谷絕學作品集

烈馬狂生

(下)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第四十六章 蓝衣老祖

突然间，独孤青松发现他那种身法好似在那里见过。

他一旋身，又退出三丈，大叫道：

“师祖，容晚辈说一句话。”

“哼，你不将面具除下，本老祖饶不得你。”

独孤青松被逼无奈地向脸上一抹，终于除下面具，露出了他本来俊逸的面目，且微微含笑，说道：

“请师祖息琴，今日纵然万极帝君是晚辈祖师之莫逆之交，晚辈也容他不得。”

蓝衣老祖这才哦！了一声，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那我是错怪了你，这么说来你也是赶往青城望月坪去的了？看你年纪轻轻，倒练得一身好功夫，老鬼有你这传人，真正羡慕死人了！想起我那不成材的孽徒，更气死我了。”

独孤青松正要上前重新见礼，蓝衣老祖忽然一把捉住他腕：

“走，此地非谈话之所，找个清静之处，我得好好问问你，帅视离开江韵太久了，好些事都不甚了了。”

独孤青松经他一带，也就跟着飘身而起，一阵疾走，前面是一座丛林，两人择了处树荫坐下。

蓝衣老祖双目仍然精光灼灼。

就在这时，独孤青松灵念一动。想起那被地將废去全身功力的蓝鳞匕首之主，刚才蓝衣老祖施之身法，好似与蓝鳞匕首之主所施之身法相仿佛。

他心想：“莫非他所指的不成材的孽徒，竟会是蓝鳞匕首之主？”

独孤青松心中虽然这样想着，但并未说出口来。

蓝衣老祖坐定之后，问道：

“我问你。你真是老鬼的徒孙么？凭那厉鬼上上那一点点道行，我可不信他能调教出你这样的好功力。”

独孤青松躬身笑答道：

“晚辈的恩师确是厉鬼上人。且有王杖为凭，晚辈已身任鬼府一派的第三代掌门人。”

“哦，我倒小观了你。”

“晚辈岂敢在师祖之前放肆？”

“这是小事。不提了吧！我再问你，听说万极老魔的化血神功已练成了气候，这次在青城望月坪开那金鼎大会，势必夺得武林至尊之位，你说你是赶去青城。你准备怎样办呢？”

“晚辈凭九分功力，一分造化，当众斗斗他。”

“果不亏为老鬼门徒，应当如此，但如你斗不过他？”

独孤青松一笑，道：

“只要一命尚存，当卷土重来。”

蓝衣老祖猛然大喝道：

“如我邓孽徒有你十分之一的刚正之气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

独孤青松为了心中那点疑念，连忙问道：

“师祖一代奇人，想师叔定也是人中之龙，师祖为何不将师叔带在身边？”

蓝衣老祖一听独孤青松提起他的徒儿，恨得咬牙，深恶痛绝的道：

“别提他了，他得了我五成真传，便自为天下无敌，早已背着我跑了，听说已加入血魔帮做了什么坛主。”

独孤青松一听，心中已经有数，想起蓝鳞匕首之主被自己劈断一臂，又被地将废去他全身功力的情形，也有些黯然！

他将话题转开，道：

“师祖！万极帝君既处心积虑称尊武林，想来师祖定也不容他猖狂。”

蓝衣老祖暴声道：

“我岂止容不得他猖狂，我还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。”

独孤青松心中一震，道：

“师祖与他有仇？”

“无仇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别问了，他想称尊武林，岂非想踩在老夫头上拉屎！再说老鬼因他含恨而终，这本账老夫也得和他算算。还有……”

蓝衣老祖话未说完，独孤青松插嘴道：

“可是要找师叔？”

蓝衣老祖点点头。

独孤青松想了想试问道：

“师叔叛师而去投奔血魔帮，师祖找他回来意想怎样？”

“我不能任他再作恶下去。”

说着他脸上又流露出一股痛恨的神情，站了起来，望望天色，继道：

“时间已经不早，我们该上路了。”

独孤青松撮口一声呼啸，龙马飞窜而来，可是它一面飞窜，却发出了声声怒鸣，刚烈的鸣声震动四野。

独孤青松心中一震，暗道：

“雪儿怎会如此？”

红影带着骤雨般的蹄声。由远而近。

独孤青松目光锐利，忽见龙马颈项之下，挂了一个长方白色之物。独孤青松暗暗吃惊，忖道：

“雪儿刚烈之性，谁能将此物挂在它项下？”

蓝衣老祖静静的站在一旁，看着独孤青松脸上神色的变化，

低声问道：

“出了何事？”

独孤青松神情肃然道：

“尚不知道，但此事想来当非小事。”

独孤青松想着，心中陡升起一丝不祥之念，腾身而起迎向龙马奔来之处。

龙马一声长鸣，奔势立止，兀然站在当地，双目紧盯着独孤青松。

独孤青松这时才看见龙马全身大汗淋漓，汗水冲得马身红色的染料，斑斑渍渍，早已变成了匹斑马。

独孤青松直接的想到，雪儿定经过了一场剧烈的狠斗，才有此像，而且它终于败了，故被人在它颈项下挂了物件。

独孤青松迅快的冲到它身旁，仔细一看，原来那长方白色之物，竟是一口五寸见方的小木盒。木盒一端用一绺长长的黑发系在马鬃之上，那种手法精细巧妙之极。

他略一犹豫，心想：

“那人既不伤雪儿，而又利用雪儿带来这木盒，倒底是何用意？”

独孤青松心中虽然迷惑不解，却小心翼翼的解下了那木盒，当他去揭那木盖时，就在这时，自觉到自己竟然全身气圣微微的抖颤，他自言自语，道：

“独孤青松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竟然害怕？”

的确，独孤青松内心惘然之余，还有着一些畏惧之意，他不知木盒之中放着什么，这事毫无一点头绪。

这时，蓝衣老祖走了过来，问道：

“出了岔子，有何困难？”

“不！”

独孤青松矜持的摇摇头。

猛然，他将那木盒揭开，不禁全身一震，“啊！”的惊诧出声，

双目之中流露骇然之色，瞪视着木盒中装着的两截已经发黑的断指，喃喃道：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页素纸飘落地下，他紧张的拾起一看，上面写着道：

“汝父断指，赠汝存念。小子无知，劝汝速归。”

独孤青松一声撕裂云霄的惨吼道：

“魔崽子，你亮出相来，我独孤青松不把你碎尸万断。”

他一阵乱扯，将那页素纸，撕成粉碎，大声道：

“师祖稍候！”

脚下一点，已像一支激箭般射向前方，嘴中还在怒吼，道：

“魔崽子，你现身啊！”

他全力展开鬼影无影轻功，一阵急奔，只在顿饭时光，已走遍了周围二十里，可是连半个可疑之人也未发现。

可是，他仍离尤未消，仍在拚命的狂奔，好似今日非找到那暗算之人不可。

他又奔了一阵，抖然蓝影一闪，蓝衣老祖已站在他身旁，平静的道：

“孩子，我说你的江湖经验还是不够，那人既存心不和你对面，你便找上个十年八年又有何用？”

独孤青松愤然怒道：

“师祖，难道我独孤青松就此罢休不成。”

“不不！话不是这么说，什么事不能舍本求末，虽然老夫尚不知事情之始末，但就据此事看来，今日你纵然找着了那送盒之人，恐怕也于事无补。”

独孤青松被蓝衣老祖一语提醒，急得搓手顿脚，道：

“是啊，师祖！晚辈的父母伯叔们统被血魔帮掳去，听说是囚在一个神秘之处，名叫血影宫，我这次上青城，主要还是为搭救父母出困，如今他们居然以我父母之性命要挟，不叫我上青城

去,这事怎么办?”

蓝衣老祖双环眼盯着独孤青松,望了半晌,始道:

“所以你要扮成那老人的模样,就是防着他们此着。”

“是的,是的!师祖神目如电。”

“如此说来,你的真面目已被他们窥见了?”

独孤青松木然不答,半晌才道:

“这事尚不敢武断。”

“那么至少他们已看出龙马是被染了色的。”

“这点倒可确定。”

“你是否人不离马,马不离人?”

“大致可以这么说。”

蓝衣老祖一阵沉思道:

“这就难了!显然如真是如此的话,你此次独上青城,老魔确有三分顾忌,但你父母可就真危险了!他们必会在一路之上,用尽各种手段阻拦你。”

独孤青松沮丧的道:

“这是意料中事,但我无论如何也要到青城去走一趟。”

两人立时陷入沉思之中。

片刻后,蓝衣老祖猛然大声,道:

“有了!”

独孤青松喜问道:

“师祖,真的有了法了!”

“是的,这叫做苦肉计。”

独孤青松一听“苦肉计”,心里首先一凜,大声问道:

“怎么个苦肉计?能否救得父母性命?”

蓝衣老祖未回答他的问话,又陷入沉思之中。半晌这才又叹口气,道:

“除此之外,别无他法了!”

独孤青松心知蓝衣老祖所言之法,定然不十分好受,黯然

道：

“师祖，只要能救得父母之性命，任何法子晚辈都乐于试试，师祖就说出来吧！”

蓝衣老祖点点头道：

“据我看来，你扮那灰衣老人之像，非有极高内功造诣之人决难看出是假扮的，而且你也一向隐密，如今假设他们只是怀疑，而非真的已揭露了你的真相，送那血指，也只是试探而已！”

“啊！可是……可是刚才我已真的露了像了。”

“不打紧，实际上你前头走，我便尾追在你的身后，以老夫之功力能逃出老夫搜视的那可是绝无仅有，多半那人早已走了！”

“师祖！师祖可是要我仍然扮那灰衣老者，继续前往青城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你不仅要仍扮那灰衣老者继续前行，而且如再遇那类似送来断指断脚之事，你还要装着若无其事，毫不动心的样子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便难以估透你倒底是谁了，必会变本加厉，此时，你千万不可放过任何机会，救你父母性命，必在这些人的身上。”

独孤青松听着此法，全身捏着一把冷汗，口中呐呐道：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蓝衣老祖看出他为难之处，道：

“当然，这事对你父母甚为危险，可是，他们如果不能确定你是否真的是他们所顾忌之人，我想他们也不致于贸然下毒手了，事情还是靠你越早发现血影宫越好。”

独孤青松想了想，也只有这样做了，于是朝蓝衣老祖拜谢道：

“晚辈受教！”

拜罢他重将老人面具带上。

蓝衣老祖道：

“以我们的脚程，明日当可赶到青城山下，后日才是老魔主持的金鼎大会，有的是时间侦察一切。”

独孤青松点点头，始终对那两支断指不能释怀，心中暗自宣誓道：

“爹，娘！万极帝君可恶的魔头，他们苦果害了您们，儿虽粉身碎骨，也要将血魔帮杀绝！”

蓝衣老祖见独孤青松那种闷闷不乐的神情，摇摇他那豹头，肃然道：

“孩子，我不是告诉你不可露出丝毫沮丧的神情，你为何不听？要是被他们看出你真是独孤青松时，你便休想再能到达青城山望月坪；否则，你爹娘的性命便会不保，两者决不能双全。”

独孤青松悚然一惊，这才收敛了悲苦之情，与蓝衣老祖双双下榻孟公客棧之中，在临睡时，蓝衣老祖也对他告诫道：

“孩子，今夜你要特别的小心，如我的判断不错，今夜决不会无事。”

“是的，师祖！晚辈当能应付。”

蓝衣老祖对独孤青松特别的关心，又道：

“千万记住！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不能露出你真正的身份，他们就是喝破你，你也要否认，知道么？同时，暂勿杀人，你的目的是在查出血影宫的地址，你这时杀他们没有用处。”

“是的，祖师！晚辈知道了！”

蓝衣老祖叮嘱完毕，自去歇息。

独孤青松睡上床去，噗！的一口将烛火吹灭，但却在床上想来想去，难以成眠，他这时感到父母的处境太危险了，只要万极帝君，或者万极幻女、万极天尊一时气愤，随时随刻都可能狠下杀手，那便成为自己终生的恨事。

他心中焦焚，痛恨！

约莫三鼓过后，他正感朦胧欲睡之际，蓦听得客棧外，好似百丈之远处发出一种呼喊他的声音，道：

“独孤青松！独孤青松！”

独孤青松心中一紧，暗道：

“果如师祖所料，来了！来了！”

他实际上激动异常，恨不得一跃而起，循声找着那魔子孙杀他一个精光。他在床上恨得牙齿咬得格格作声。

可是，这时耳中飘来了蓝衣老祖的传音，道：

“孩子！镇静些，这时千万不能理会他们，你若果一有异动，他们立知你是他们预料中人了！孩子。别中他们之计了！”

独孤青松躺在床上，一面在听着客栈外远处仍存声声呼喊他的名字：

“独孤青松！独孤青松！”

那声音似乎越来越近了。一面他也以传音蓝衣老祖道：

“是的，师祖！你放心吧！晚辈好好的。决不会有何异动。”

“那就好，此刻不仅你不能出视。就是我也不能，因为这样极易引起误会，而影响你父母的生命。那就糟了！”

“是的，师祖！”

独孤青松虽躺在床上，但实际上睁大着双目，瞪视着房里的一面窗外。他还要提防着被人暗算。

这时，呼喊独孤青松之声，忽然而止。

可是不过片刻，又发话了：

“独孤青松！你别装佯，咱们早认出你了，走了人跑不了马，你那马分明便是那匹红云盖雪龙种烈马被染了色的，马是那马，难道你人不是独孤青松，你装又有何用，老实告诉你，你若不听奉劝，速回你洪泽湖去，恐怕就要后悔了！”

独孤青松心中怦怦地跳，暗道：

“我会后悔！我会后悔！他们要对我父母下毒手了吗？”

他这样想着，不禁冷汗直流，但是他谨听蓝衣老祖的告诫，决不可露出真面目来，否则真会遗憾终生！

那声音终于来到窗外二十丈之处了，独孤青松虽在夜里也能视物，运目看后，见是三个一色纯白，高瘦的人影，并排站立，他们的像貌却看不真切。

三人中又有人发话了：

“独孤青松，你仔细听着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若不赶紧现身答话，答应明晨反身转回洪泽湖去，嘿嘿！恐怕你爹娘的性命就没了！”

另外一人又道：

“你是要你爹娘的性命，还是要去参与金鼎大会？”

第三人也说道：

“本爷们奉帝君之命特来转告你，对你可说是万分客气了！”

独孤青松听得真如万箭穿胸，难过到了极点。

他浑身的热血沸腾，无名火高升万丈，全身也因此抖颤不止。

可是，蓝衣老祖的传音又在耳边说道：

“孩子！忍耐点，无论如何要竭力的忍雌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时你欲不忍，便将终生遗憾了！”

独孤青松咬住牙齿，自己对自己道：

“独孤青松，忍！忍！忍啊！”

窗外的三个白影，见独孤青松没有丝毫反应，三人同时冷笑几声，一人道：

“独孤小子！你别装模作样，爷们早认出是你了，你再不现身答话，我这一回去禀报，只怕你永世见不着爹娘了。”

这话说得毒辣之极，独孤青松听在耳中，痛在心中，可是蓝衣老祖又竭力的叫他忍，他是一番好意，以其古年之江湖经验，但愿他不致有错。

窗外三个白影，等了一阵，仍不听独孤青松回话，重重的哼了一阵，转身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。

独孤青松重重的吁了口大气。

爬起身来，站在窗口，望着浓重的夜空发怔，他想不出这回这样处置是福是祸，他暗地在为他爹娘耽上十二万分的心。

就在这时，身后一声轻咳，蓝衣老祖一手已搭在他的肩上，

低声安慰他道：

“孩子，你做得好，往后凶险重重，你记住只要自己能够镇定，天大的事，也能够轻易的应付过去。”

独孤青松缓缓地转过身，道：

“师祖，他们去了，下回来时，谁知道他们会出些什么花样？”

“你别耽心，只要你未露出真面目，我敢担保他们不敢对你爹娘危害生命。”

“但愿真如师祖所言，否则我独孤青松真会遗恨千古了。”

蓝衣老祖忽有所感的道：

“孩子，今夜事情尚未过去，他们必会去而复返，你等着吧！但这次你如不再理会他们，他们必会袭击于你。”

“哼，我正要他们这样做。我不将他们毙在当场才怪呢！”

“好，我不阻你出手毙他们，因为看情形他们不得手决不罢休，你毙他们一人，便会有两人出来，而且来的人身份必会一次一次的高，最后更容易查出你爹娘的下落，但你出手毙他们的手法，却不要为他们所熟知的。”

独孤青松想起了在帝谷所学神风掌，点头道：

“这个当然。”

“那好，你就安静的等他们来吧，我也会在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谢谢师祖鼎力。”

蓝衣老祖环眼望了独孤青松一眼，蓝影微幌，已穿窗而出，未发出半点声响。

独孤青松望望天色，已是四更过后，夜露轻飞，已有一丝凉意袭上身来。

独孤青松喃喃道：

“爹娘伯叔！你们要有丝毫的损伤，我会找老魔十倍的代价。”

他重上床。这次干脆不睡，盘膝坐在床上，运起地将助他练

成的护身罡气，立时他全身涌起一层淡淡的白气，渐浓渐淡，终于消散于无形。

客室之中，端坐着一个灰衣，面如重枣的老人，他那身村俗的打扮，武林知名之人从未有他这样的人，更无人知道他的真正姓名。

这时，房顶一阵轻微的衣袂破空之声掠过。

老人的双肩微微幌了幌，但并未睁目，脸上也无丝毫的表情。

嗖！嗖！嗖！窗外红影微闪，眨离窗下十丈之外，已立定了三个一色身穿大红之人，那第三个红衣人腋下更挟着一个被点了穴道之人。

第一个红衣先自哼了一声，冷声道：“独孤小子，你出来应话。”

老人垂眉合目，根本像未曾听似的。

第二个红衣人也冷声说道：

“小子，即使你真不是那独孤小子，你也应出来答话，否则，哼，只怪你赅巧反拙，悔之晚矣！”

这时，客栈一角的屋檐下，静静的隐伏着一个蓝衣，豹头环眼的老者，闻言全身一震，暗忖道：

“这三人果然比这刚才三个白衣人高明得多，此话当真有理，纵然房里的不是独孤青松，有人在窗外叫阵而置之不理，天下也难找出这样不通情理之人。”

他这样一想嘴皮立时运动。

那房中端坐的老者立时双肩又微微耸动了一下。

可是当他正要睁目起身之际，蓦听那第三个红衣人怒声道：“小子管你是真是假，我就不信你生就了一付铁石心肠！”

他陡地左手一伸，将原挟在腋下之人，拍开了他被点的穴道，可是伸手顺势突然紧紧的捏住了那人的后颈，手下一用力，大喝道：

“独孤峰！你生得个好儿子啊！”

那人被红衣人用力一捏，蓦地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这一声惨叫，震动夜空，恰似鬼哭狼嚎。

房里的老人闻声，全身一阵狂颤，从床上一纵而起，冲向窗口。

独孤青松激动异常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立时便要向窗外冲去。可是，突然蓝影一幌，蓝衣老祖已现身出来大喝道：

“师兄，何事激起你这等的动意气？师兄！眼看你功行将圆满，岂能因些微小事坏了你的大事？”

蓝衣老祖这话，更不惜颠倒身份，称独孤青松师兄，无非想以此掩饰他的身份。

独孤青松是何等聪明之人，立被提醒，不可造次，连忙愤愤的道：

“师弟；你来得正好，这些人一味在我窗外沙嚷不休！师兄难以入定，烦师弟代劳为师兄打发他们吧！”

蓝衣老祖转头不屑的望了三个红衣人一眼，又转身过来对独孤青松，道：

“师兄尽管放心！师弟打发他们就是。”

独孤青松这才点点头，踱回床边。可是他心中却热血澎湃，紧紧咬住牙关，心中叫道：

“爹爹！不孝儿竟不能维护你安全。让你在受那种苦刑！娘呢？伯叔们？想他们必定也度日如年，爹！娘啊！我独孤青松活着一日，定要为你们报此大仇，我不彻底消灭血魔帮誓不为人。”

第四十七章 红紫黑魔

正是独孤青松在誓报亲仇之际，蓝衣老祖又转过身去，朝三个红衣踱了几步，又轻咳一声，这才低沉而严峻的问道：

“你们这几个是什么人？为何夜里在我师兄窗外吵嚷不休？快快说个清楚，老夫让你们一定！”

三个红衣人不禁一阵大笑，道：

“那里走出来个不知死活的丑老头，你太不识像了！”

三红衣人笑着，第一个红衣人踏前一步，单手一挥，喝道：

“不识像的丑老头，去吧！”

一股强劲的无形潜力袭向蓝衣老祖。

蓝衣老祖纹风不动。

但蓝衣老祖环眼大睁，两道如利箭般的寒光盯住了三个红衣人，峻声道：

“老夫手下不死无名之人，你们报上名来。”

蓝衣老祖不怒而威，有股自然慑人之概。

三个红衣人经过一试，已知老者非比等闲，但仍未放在心上，互相交换了个眼色，由第二个红衣人喝道：

“凭你这点道行，就敢出此大言，你别再现世了吧！”

第二个红衣人喝声一落。忽地聚了五成功力，呼地劈出一掌。

这一掌至少要比第一个红衣人挥出的功力强劲了一倍之上，暗道：

“看你还能接下这一掌？”

谁知掌风过处，蓝衣老祖的蓝袍飘动，人却仍然纹风未动，真是俨如一座铁塔般耸立当前。

三个红衣人同时脸色微变，惊“咦！”了一声。

这时，蓝衣老祖的脸色慢慢的阴沉下来；略微提高了话声，道：

“你们再不道出身份名号，嘿！老夫可不客气了！”

那第三个红衣人放下了被执的圣剑羽士独孤峰，又点了他的穴道，蓦然一跃而出，暴喝道：

“我就不信打不倒你，你敢再接我一掌？”

蓝衣老祖傲立依然。

此时，独孤青松已然又坐回床上，可是双目紧盯住三人，他心中紧张的催促暗道：

“师祖，快将三人毙了，救下我爹爹！可恨的魔鬼子，我恨不得剥他们的皮，抽他们的筋，尤其是这人，太可恨了！”

他不由自主的一纵，穿出了窗外，一个掠步已到了蓝衣老祖的身边。

蓝衣老祖一见，说道：

“师兄，你又出来干什么？这些跳梁小丑，还用劳师兄大驾？”

独孤青松面具下的双目，毒恨的掠了三人一眼，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这几个人，倒惹得师兄手痒，我好久未曾杀人了，我倒要试试他们经不经得起我一击？”

蓝衣老祖微退半步，道：

“师兄既这等说法，我便让给你吧，不过！师兄！他们罪不应死，据师弟看来，略施薄惩。便放他们去吧！”

独孤青松心中一怔。疑惑的望着蓝衣老祖。

蓝衣老祖笑了笑，道：